诺尔斯“成人教育学”视域下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实践与启示

——以国家典籍博物馆“文人意趣”专题活动为例

余木子

【摘　　要】成年人是博物馆最广泛的受众群，也是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筑牢家庭根基的中坚力量，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博物馆尚未足够重视成人教育活动的策划与实施，为成人群体提供的文化教育服务不够精品化、多样化。本文基于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的理论特征，结合成人经验学习、自主学习、自我实现的学习特点，具体分析国家典籍博物馆在“文人意趣”专题活动策划、实施、效果评价三个阶段的举措方法，并将其与同一主题下的青少年教育活动进行直观对比，围绕创设个性化体验条件、探索文化会客厅模式、构建社会化实践情境三个方面，进一步阐释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的开发策略及实施路径。

【关 键 词】博物馆；成人教育；社教活动

【作者简介】余木子，国家图书馆（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博物馆管理》（京），2024.1.78～86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不仅为青少年提供校外教育服务，而且还为成人提供继续教育和回归教育服务。成人群体是博物馆最广泛的受众群体之一，博物馆通过为成人群体提供教育服务、创造终身学习机会，可以帮助他们快速适应时代变化，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更多价值。博物馆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能够为成人群体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与教育场所，促进其自我发展，这有利于社会大众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同时，博物馆还可通过为成人群体提供教育服务的形式，促进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代际相传模式的形成，让父母通过言传身教和身体力行更好地引导子女走进博物馆，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博物馆教育，这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弘扬。因此，博物馆理应高度重视成人教育活动的策划与实施工作，根据成人群体特征确立活动目标，以高质量的活动内容、富有创新性的活动形式满足成人群体的学习需求，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均等化、分众化、全覆盖。

一、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与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

当前，随着我国博物馆行业的不断发展，其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凸显，博物馆教育事业开展如火如荼。然而，当下我国博物馆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于注重青少年群体教育而相对忽视成人群体教育的问题，相关成人教育项目不论是在种类、数量还是在内容、形式、特色等方面的发展均逊色于青少年教育项目[1]，其研发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部分博物馆对于成人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这源于成人群体背景特征较为复杂，兴趣、特长、专业、需求等方面差异性大，相关活动开发投入多、见效难。另一方面，部分博物馆在成人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人才储备等方面都较为薄弱，活动形式千篇一律、成果质量堪忧。因此，实现博物馆教育无差别化，是新时代下博物馆面临的重要课题。

谈及教育，离不开进步主义哲学，该理念是指通过实现实际变革，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繁荣的

新社会，它强化了人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持续进步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主推者就是人类采取的积极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教育的雏形。进步主义哲学认为，教育是经验的改造，也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学习者通过自我改造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2]。因此，成人教育可以被定义为成人学习、社会改造的过程，包括获得知识、理解力、技能、态度、兴趣或价值观的所有活动[3]。1967年美国教育学家诺尔斯基于进步主义哲学提出“成人教育学”理论，认为成人学习过程具有自我导向、经验改造、社会适应等特征[4]。为成人教育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思想指引。

当下，关于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的研究大多关注于理论的溯源、分析和比较，以及其在成人学科教育、职业教育层面的运用。巨瑛梅《试析美国进步主义成人教育家林德曼和诺尔斯的成人教育思想》是国内最早研究诺尔斯成人教育理论的文献之一，从理论层面指出其继承了杜威进步主义教育学的衣钵，重视经验在成人教育中的重要性，同时受存在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影响，强调成人教育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和学习者的自主性在成人学习中的重要作用[5]。赵红亚《试论诺尔斯的成人教育思想》从方法层面，强调诺尔斯“成人教育学”倡导以学习者为本位，为学习者提供教育环境，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和需求，使其在自主活动中发现问题、寻求解决、改进经验、学习知识，即“做中学”的学习方法[6]。孙长龙《基于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的中小学校长培训模式构建》从实践角度，围绕理论依据、培训目标、培训课程、培训策略、培训流程几个方面，构建起符合成人学习特点的中小学校长培训模式，实现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7]。

基于上述研究，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在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开发中的应用具有充分可行性。首先，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面向的是成年人，其心智发展已完全成熟，符合学习者人格独立的特点。其次，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特别是专题社教活动具有一定的知识门槛，受众往往是具备一定文化修养的高素质群体，能在学习活动中调动丰富的经验资源，满足“成人教育学”理论中对于经验学习的要求。此外，愿意利用闲暇时间参与博物馆学习的成人通常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较高的价值追求，能明确制订目标并有效执行计划，通过获得显著的学习成果快速提升生活质量、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这符合成人学习者学习计划贴合社会职责、及时运用知识的特点。

二、国家典籍博物馆“文人意趣”专题活动

国家典籍博物馆自2014年9月开馆以来，通过展览讲解、学术讲座、读书沙龙、志愿者服务等形式为成人群体提供了优质且多样的典籍文化服务。国家典籍博物馆教育人员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随着社会公众文化素养的逐步提升，成人群体对于博物馆教育活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常规且传统的教育服务项目已难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兼具个性和特色的文化产品更受成人群体青睐。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成人群体学习需求，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原有社教活动的基础上立足成人群体特征和诉求，着力探索并开发了有针对性、系统性、创意性的专题教育活动。

(一)案例分析

“文人意趣”专题活动依托国家典籍博物馆“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与再造”和“邂逅·多彩大明1573——万历文物主题特展”两个展览，以展示中国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雅趣为主要内容，以汉服文化和古代礼仪为切入点，带领成人参与者从诗、书、礼、乐、社会活动五个方面理解古代文人意趣，感受传统审美观念，领略其中承载的文化底蕴，由此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是将成人教育活动置于博物馆的特定时间和空间环境之中，根据展览、藏品等博物馆特色资源开发的适应成人特点的社教活动，以满足该群体文化休闲、娱乐、深造的多重目的。成人学习者一般具备四个特点：独立型人格的自我概念、经验是丰富的学习资源、学习计划贴合社会职责、及时运用知识[8]。依托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国家典籍博物馆在活动开发环节，围绕成人经验学习、自我主导的特点策划和实施活动，让成人在学习中掌握一定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基于经验触发思考，通过升级认知赋予经验以新的意义；在活动评价环节，充分考虑活动效果与成人自我实现目标的契合度，进行活动的总结与反思，以解决现实问题、完善社会角色、实现自我价值为主要目标。

1.活动策划

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强调，成人学习活动

的设计应以参与者的需求为导向，形成利于成人学习的氛围环境，发挥成人学习的经验性优势。因此，国家典籍博物馆在策划活动时，首先立足于成人群体的关注点和兴趣点确定选题，将活动划分为“习·衣冠之礼”“会·翰墨雅集”“观·多彩大明”三个主题课程，并选取汉服、茶道、花艺、围棋、书法等与现代生活相关度较高的传统习俗，让成人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延续感悟，通过对比古今文化生活的异同，深化对于古代文人雅趣的理解与认识。其次，为了满足当下成人对于“仪式感”的追求，活动还设置了换装环节，让参与者在体验宽袍博带、金钗钿合的过程中亲身感受传统服饰的独特魅力，借此提升超脱于知识之外的美学素养，在现有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加深对于传统审美意境的认知与把握。由此可知，“文人意趣”活动主题依托于成人生活实际而确立，活动与现实的关联度越高，越有利于成人发挥自身经验优势。成人发挥经验优势的过程即自我展示的过程，他们从中能获得掌控感和成就感，在积极的学习氛围中基于经验提升认知，以新的认知促进新的经验生成，以此更好地指导现实实践，形成经验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的良性循环。

2.活动实施

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还强调，成人学习活动的实施应建立起合作规划模式，充分发挥成人和教师间学与教的相互作用，展现成人学习的自主性优势。“文人意趣”活动包括理论讲授、展览参观、互动体验三个环节。在理论讲授和展览参观环节，考虑到成人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国家典籍博物馆教育人员在理论层面着墨精简，侧重介绍与活动主题相关的背景信息、展品知识，着重剖析影响礼乐服饰发生演变背后的深层因素，以点带面，引发成人思考。在互动体验环节，国家典籍博物馆教育人员则弱化指导与干预作用，更多地采用“留白”的方式，让参与者自主选择品茶、对弈、插花、临摹、抚琴等项目操作体验，自由发挥想象力，引发共鸣。“文人意趣”活动的实施路径是开放式的，教育人员不再是一味单向输出，更多的是起到引导作用；成人也不再是刻板地被动接受，而是被赋予充足的选择权。由此，双方协同完成活动的实施。

3.活动效果评价

“文人意趣”活动结束后，国家典籍博物馆以采访的形式对成人参与者和教育人员进行了反馈调查。在采访成人参与者时，国家典籍博物馆工作人员按照诺尔斯提出的“自我评价—再诊断学习需要—投入新一轮学习”[9]的成人学习评价原则，首先带领成人回顾自身在活动中的表现，做出自我评价；其次引导成人盘点收获，梳理期望目标与实际效果间的差距，帮助他们再次发现新的学习需求。通过自我评价和自我诊断的过程，成人在明确收获的同时又发现新的问题、获得新的激励，从而激发出投入新一轮学习的兴趣与渴望。成人参与者普遍表示会继续参加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社教活动，并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活动主题和活动时段以供选择。教育人员则表示，此次活动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基本上满足了成人参与者的期待，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活动效果。同时，教育人员也根据成人参与者反馈的问题、产生的新诉求做出了回应，提供了活动设计的优化思路。一是在活动前充分调研成人需求，在活动中为其创造更多的平等对话机会，以便更有针对性地确定活动主旨内容，有效解决成人的实际问题；二是进一步发挥成人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其参与设计学习活动、主导学习过程，教育人员则发挥引导作用，协助把控活动内容、方向和程序，以此激发成人学习的内驱动力，达到更好的活动效果。

(二)案例比较

“文人意趣”专题活动最初是针对青少年开发的教育活动，但随着国家典籍博物馆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成人观众到馆数量与日俱增，其对文化服务需求呈现出的多样化态势让国家典籍博物馆意识到开展成人教育活动的必要性。因此，在青少年版“文人意趣”活动的基础上，国家典籍博物馆针对成人群体特征对活动进行了改良和优化。青少年版和成人版活动两者在活动内容和形式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在策划青少年版活动时，国家典籍博物馆更注重活动内容的系统性，通过教育人员制订完备、周密的学习计划，实现为青少年普及文化理论常识、拓展课外知识的目的。同时，活动形式更加生动，教育人员将理论知识讲授融入趣味体验过程，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手工活动，实现融学于趣、化教于心的学习效果。在策划成人版活动时，国家典籍博物馆则更注重活动内容的实用性，将展览、馆藏等特色资源与

社会热点、大众文化潮流巧妙结合，通过整体策划，打造兼具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的教育活动，促进成人群体学以致用、学用相长。活动形式上，成人版活动更注重开放性，引导成人自我感悟、自主实践，充分调动成人的经验“数据库”，帮助其盘活经验资源，以此促进其学习、获得启示。同一主题下青少年与成人教育活动的直观对比，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成人教育活动的特征差异，由此投射到开发策略上，形成更为科学、完善的成人教育活动优化思路(图1)。

除前文所述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的活动之外，目前我国其他博物馆也开展了一些类似性质的活动。如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打造“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成人教育学”理念在活动策划与实施方面打出了“组合拳”，通过“美术馆现场教学课”“艺术进社区”“原作客厅”“艺术沙龙”“中华艺术大家说”等系列活动，充分地为成人提供交流与分享平台，满足其在学习过程中对于阐释观点、输出经验的需要。再如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办的“游历太学再观孔子”社教活动，同样借助“成人教育学”理论将成人学习动机关联生活现实的诉求纳入考量，在活动设计中把古代科考元素与当下集章潮流相结合，通过游历打卡的方式，引导成人参与者深度体验经典诵读、投壶等传统习俗，在沉浸式的氛围中自发地感受遗址类博物馆的独特魅力。

三、基于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的博物馆教育活动开发策略

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为博物馆教育活动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博物馆在活动前期策划、活动实施和活动效果评价等不同阶段，均应充分考虑成人的学习动因和学习诉求，将自我导向、经验学习、社会适应等成人学习特征贯穿于活动始终，从而开发出适应成人特点和需求的优质教育活动。

(一)活动策划：创设个性化体验条件，满足成人的心理期待

成人作为群体也存在明显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参观条件和参观动机两方面，前者是指成人根据时间条件安排参观，后者是指根据目标和兴趣进行参观[10]。因而博物馆在策划成人教育活动时，要充分考量不同个体的差异化需求，从多个维度提供个性化服务，从心理层面上调动起成人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一是活动日程安排要灵活、便捷。成人社会身份复杂，不同个体在生活作息上存在较大差别。博物馆除了在周末、节假日为其提供文化服务外，还可定期延长工作日运营时间，充分利用工作日晚间时段举办专场活动，以更好地适应成人作息时间，为其参与活动提供更多选择。二是活动主题内容要丰富、多样。成人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兴趣爱好千差万别，对于博物馆教育活动在主题、内容等方面的需求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博物馆在开发活动时要多方考虑、统筹规划，合理调配与充分利用各方资源。特别是专题性博物馆更需要借助多方力量拓展教育资源，以促进学科交叉的方式满足成人个体不同层面的学习诉求。三是活动形式要开放、包容。成人学习具有清晰的自我导向和及时的现实应用特点，即成人学习动机明确、目的性强。因而博物馆应允许成人按照需求制订活动计划，通过主观能动地构建并参与活动，有效激发自身的内驱动力，提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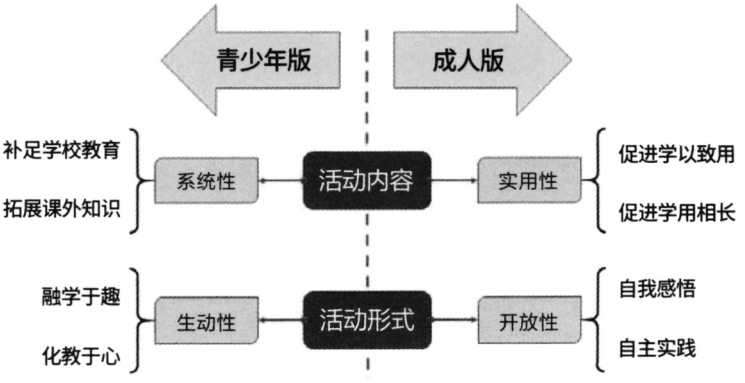

图1 青少年和成人教育活动特征对比

习效率和学习效果。

博物馆通过创设个性化体验条件，为成人提供了自主选择的机会，营造出轻松、舒适的学习环境。这可提高其对于教育活动的接受度，借此增加教育活动的吸引力，激发成人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扩大需求侧开发力度的方式，正向促进供给端的博物馆提高重视程度，加大活动开发力度，以此实现供需平衡、良性循环。

(二)活动实施：探索文化会客厅模式，契合成人的认知路径

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既离不开丰富的教育资源，也离不开生动的实现方式[11]，形式上的锦上添花可以让教育活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博物馆要以成人的认知轨迹为航线实施教育活动，选择易于成人接纳的方式方法确保活动效果。

成人教育活动应尽可能去掉“孩子气”，摒弃传统的校园环境和课堂气氛，让参与者作为独立个体获得尊重和平等对待，觉得自己“更加是成人”[12]。成人内心往往抵触常规正统、组织严密的教学方式，渴望自由交流、开放合作的学习模式。基于此，“文化会客厅”能提供一种非正式的学习环境，让成人参与者在其中以畅所欲言的方式，代替教育人员独白式的讲授，结合自身案例分享知识、交流经验，为他人贡献更多学习资源，满足其被认可、被尊重的内心诉求。在“文化会客厅”模式下，成人既是参与者又是主导者，博物馆教育人员既是传授者也是聆听者，双方之间形成合力，相互作用、共同进步。一方面，观念的交流促进知识由单线传播转向网状传播，让成人在思维的交织与碰撞中快速升级认知结构、提升实操本领。另一方面，成人传递的“不同声音”与分享的独到经验又是活动宝贵的创意来源，有助于博物馆教育人员打破陈规、激发灵感，为策划优质活动提供创作的沃土，为多角度挖掘藏品内涵、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崭新思路。但值得注意的是，交流分享的过程要摒弃经验的“排他性”，避免“唯经验论”导致成人出现思维固化、排斥新观点的现象。因而教育人员要发挥好组织和引导作用，确保活动方向正确、实施有序。

(三)活动效果：构建社会化实践情境，实现成人的自我价值

鲜活的生活体验是成人教育知识的基础，因而成人教育活动应尤为重视从知识符号的研究范畴拓展至知识的生活范畴，尽可能使知识与成人的生活联系起来[13]。成人参与继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扮演好社会角色，因而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应以指导成人适应社会发展为目的，注重活动效果的即时性与延续性，通过构建社会化情境，让成人在理论与实际的互联中实现学有所用。

一方面，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要紧密围绕社会现实、紧跟时代步伐，选择对生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内容，增加理论与现实的关联度，再对传统文化因素进行加工，使其更好地贴合不同的生活场景。博物馆应通过构建文化色彩浓郁的应用场景，将文化知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给成人参与者，让他们在感同身受中汲取智慧、鉴古知今。另一方面，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还应聚焦于成果的落地与转化，增加社会实践的可能性，丰富参与社会治理的实施路径。成人教育活动对社会生活产生切实影响才能凸显价值，因而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不应以单次活动的结束画上句号。博物馆要注重活动效果的延续，可以在馆区内为成人提供实践平台，号召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参加志愿服务，深度参与博物馆的建设；或鼓励成人回应时代关切、承担社会责任，发动他们与博物馆携手共建社会大课堂，为社会大众提供文化知识服务，在传帮带的过程中赋能社会角色、实现自我价值。

社会化情境的构建应贯穿于成人教育活动的始终，因此博物馆方面还要做好活动结束后的跟踪评价，关注成人自身、工作单位、服务群体的多方反馈，掌握成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转变和新诉求的产生，以社会多元视角反映活动成效、设计改良思路。跟踪评价不仅有利于激励成人在更大程度上投入社会实践、彰显自我价值，而且有利于博物馆推动成人教育活动科学化、规范化，借此完善成人教育体系建设和专业师资培养，促进成人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图2)。

四、结语

博物馆教育活动作为普惠性公共服务产品不应是青少年的专利，成人群体也应是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受益人。成人教育活动是博物馆履行社会职责、彰显服务水平的重要领域，博物馆不仅要从思想上扭转当前在成人教育层面存在的认知偏差，切实重视成人教育，而且要从行动和方法上加大成人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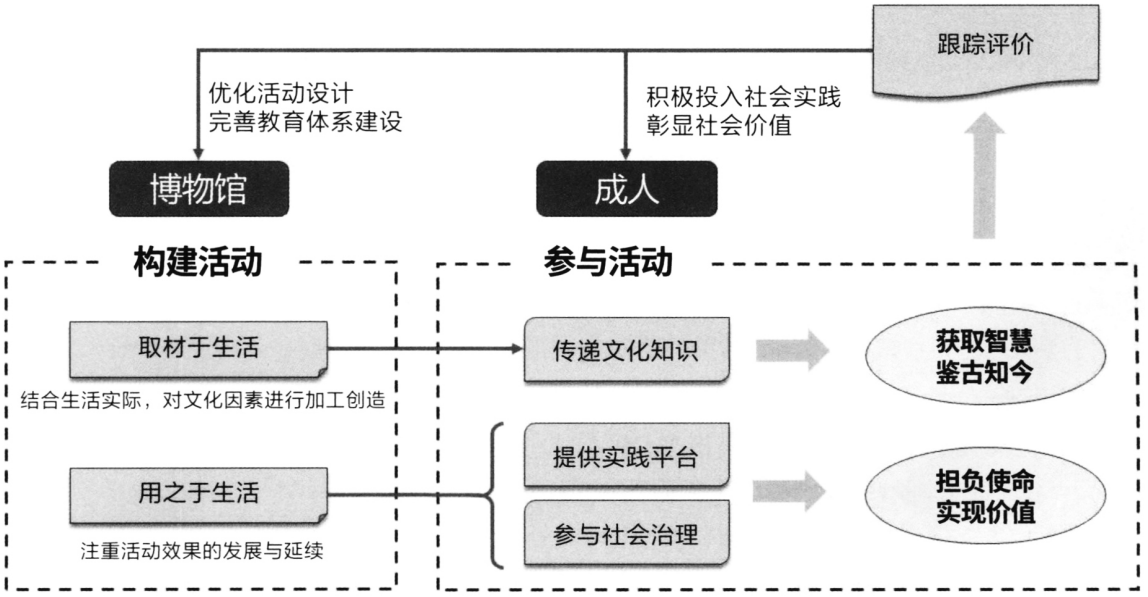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化情境构建示意图

活动的开发力度，探索成人文化供给新模式。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可为指导博物馆开展成人教育给予丰富启示。无论是教育活动的初期策划、中期实施还是后期评价，博物馆均可借鉴“成人教育学”中的理论观点，为优化成人教育活动开发策略提供有力遵循。

当然，未来博物馆在运用“成人教育学”理论时还应秉持与时俱进的理念。如，在智慧博物馆建设的大框架下，充分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开展数据分析和社会调研，精准把握成人群体新时代下的新诉求，因人制宜、分类施教地提供文化服务，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同时，博物馆还应加大成人教育活动的学科交叉与跨界融合力度，一方面积极利用互联网搭建线上平台，强化交互体验方式，让活动突破时空限制，方便更多成人参与其中；另一方面通过融合思政教育，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意义，让博物馆文化服务走在时代前列，为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主力军的成人群体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与丰厚滋养。

我国博物馆成人教育活动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还有众多可探索之处，今后博物馆还应继续探索、深耕相关领域，努力推进成人教育活动良性发展，以此健全、完善博物馆公共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郑莉：《我国博物馆成人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文博学刊》2020年第4期.

[2]张斌贤：《“世纪难题”：什么是进步主义教育》，《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3][美]马尔科姆·诺尔斯著，蔺延梓译《现代成人教育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4]何思颖、何光全：《马尔科姆·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的传道者》，《终身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

[5]巨瑛梅：《试析美国进步主义成人教育家林德曼和诺尔斯的成人教育思想》，《比较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

[6]赵红亚：《试论诺尔斯的成人教育思想》，《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2期.

[7]孙长龙：《基于诺尔斯“成人教育学理论”的中小学校长培训模式构建》，《成人教育》2016年第11期.

[8]同[3]，第42页.

[9]同[3]，第47-50页.

[10]刘丽、李晓丹、王丹等：《博物馆教育活动分众化设计的思考与实践——以大连自然博物馆为例》，《中国民族博览》2019年第14期.

[11]路亚北、施苏苏：《社会治理共同体：博物馆成人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中国博物馆》2021年第1期.

[12]同[3]，第46页.

[13]桑宁霞、刘丽：《成人教育知识的祛魅与生命的回归——成人教育活动的哲学意蕴》，《中国成人教育》2016年第18期.